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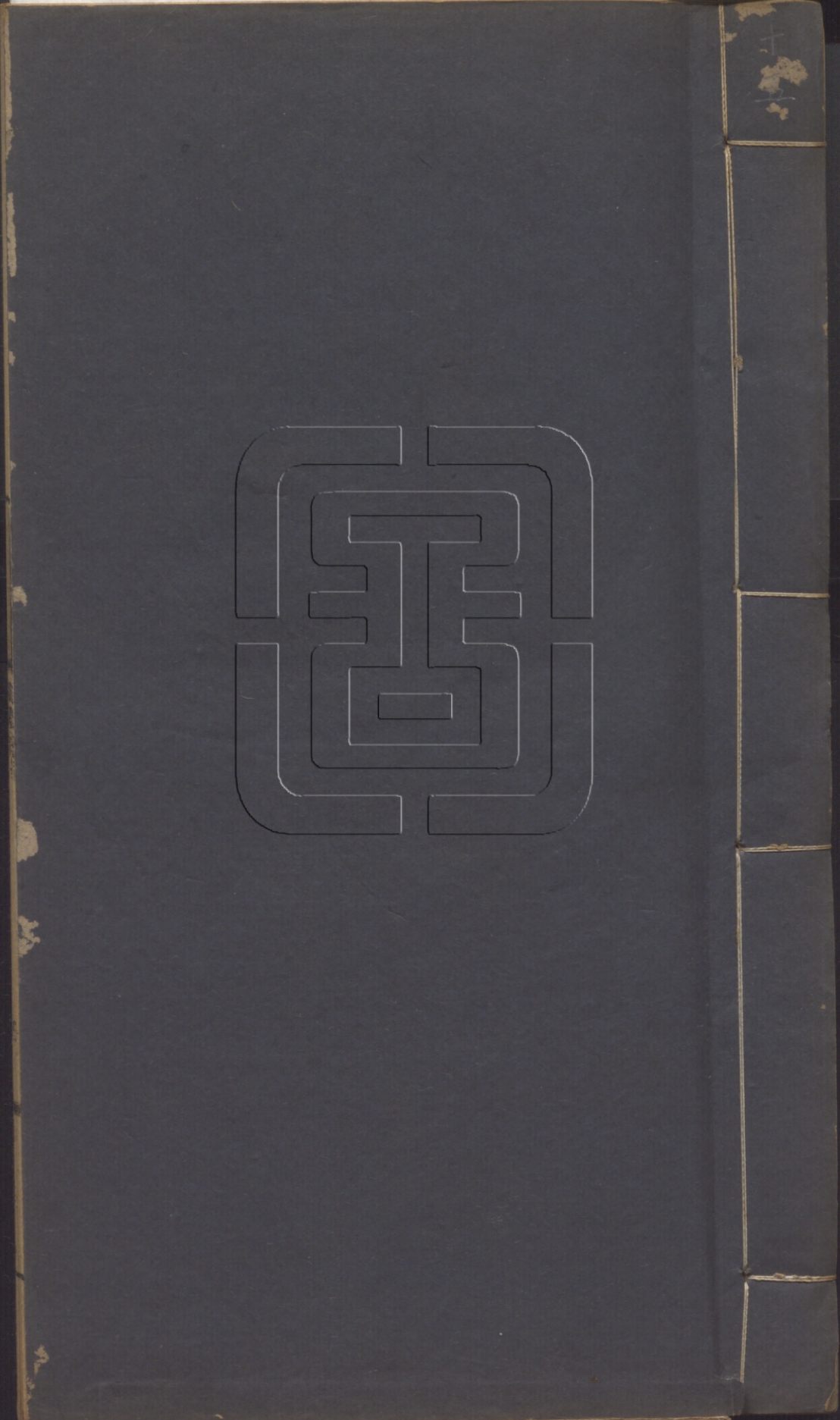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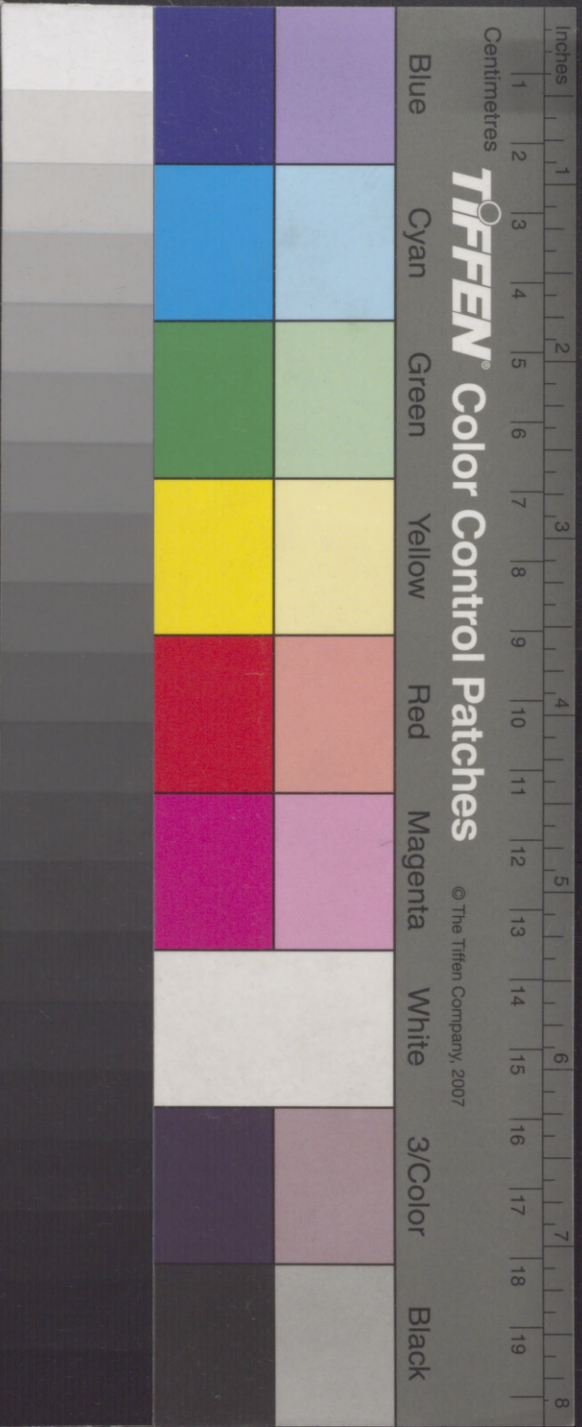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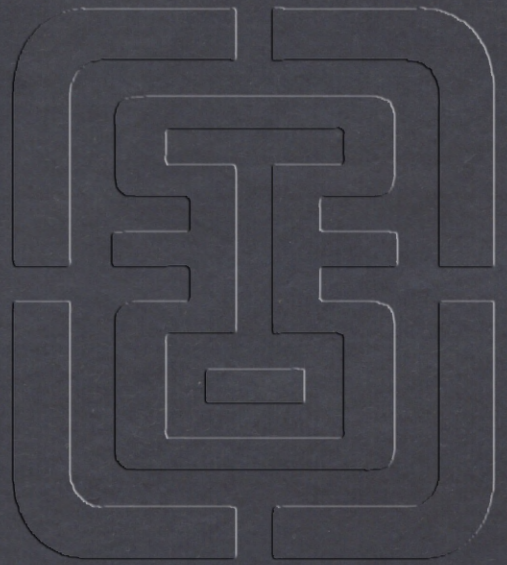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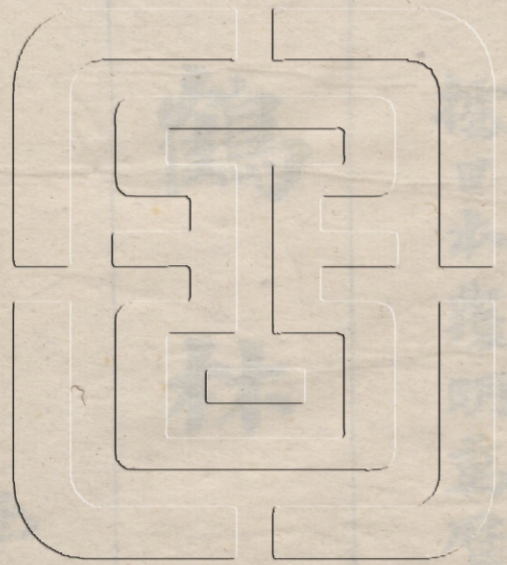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天 霞 生 林 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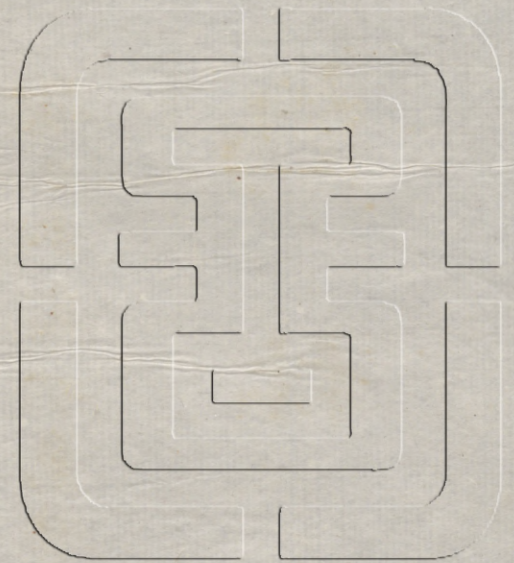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number,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卷之' and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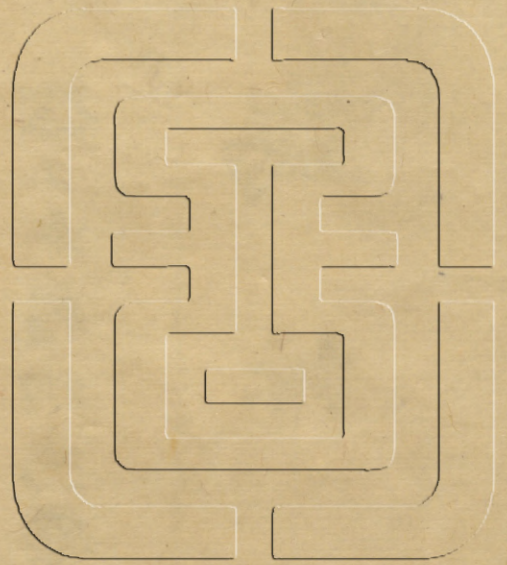
鶴林

據日本覆明萬曆刻十八卷本

玉露

涵芬樓藏版





重梓鶴林玉露題詞

閩後學黃貞升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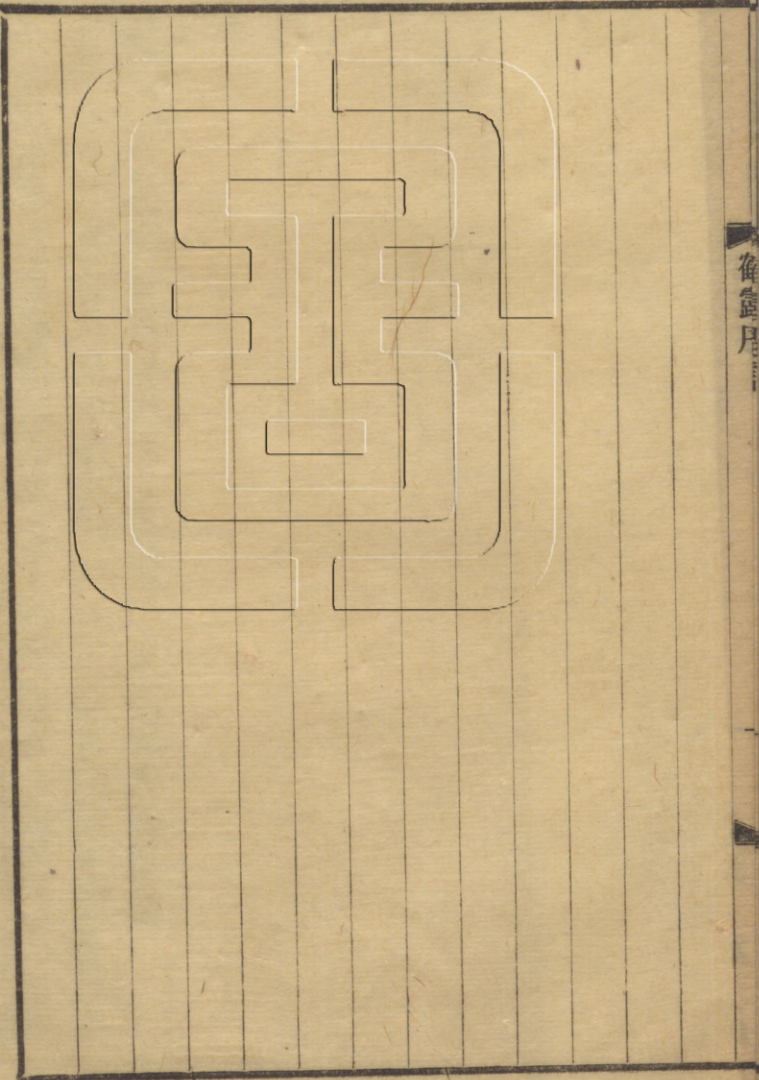
士君子達則龍翔舍則鴻舉總之抽繹千古旁采藝林而已不佞
幼讀博士家書雅無所好一日購鶴林玉露一書取而讀之則忘
食忘寢奚獲拱壁哉寒可無衣饑可無食陸可無車水可無楫而
是籍不可一日廢也辟之手足耳目焉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
愁讀之則驢困讀之則蘇悲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
節以融耳目以通肺腑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倏生鳳
鳥倏翔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江以之流海
以之倬泱泱洋洋總總鱗鱗是書何書哉信哉大有益於人世而
非徒流連光景日露風雲而已也景綸羅君博雅君子也當官成
之後勒一家之言皇王帝伯罔不精研山川人物罔不品題歌詞

詩騷無不備採至諸史羣書散而未備者皆悉心攻究今後之讀
者披浮雲而覩青天迴狂瀾而赴巨海功不淺淺哉功不淺淺哉
余不佞沉潛翫味蓋亦有年今因劄劂氏之懇用僭數言以彰羅
君之美後之學語者真雀噪簷前耳烏能如景綸君鶴舞雲中哉

謹序

萬歷甲申一陽月下浣之吉

余閒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愧說郭鈔
本作假然興
懷輒令童子筆之久而成編因曰鶴林玉露蓋清談玉露蕃杜少
陵之句云爾時宋淳祐戊申正月望日廬陵羅大經景綸



鶴林玉露目錄 天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卷之一

解經不為煩辭

倒句

汴州詩

因讒賜金

茲為年

四勝

守城

石湖奉使

天象

手寫九經

如字訓而

丑父紀信

世短意多

落帽

兵粟

三事相類

常調官

官省錢

鶴林玉露目錄

涵芬樓

民兵

文鑑

辛幼安詞

大人

利市

誠齋謁紫巖

前輩勤學

仕宦歸故鄉

鐵拄杖

蘇黃遺文

池鷗

卷之二

大承氣湯

魯隱公攝

姦富

貨色

孫吳

子弟為幹官

算子

農圃漁樵

柳詩

進青魚

郎當曲

劉錡贈官

廬州之變

無極太極

薛客

能言鸚鵡

賀雪表

漢宮詩

夜績

狐裘障泥

心脈

吾翁若翁

呂惠卿表

世事翻覆

二蘇

了翁孫女

達賢錄

大算數

論榮

晚學

九日詩

好人好事

盜賊脫身

制詞失體

卷之三

慶元侍講

生成吹噓

齊秦客

勸行樂表

南軒六詩

幸不幸

記夢詩

五教三綱

利害

范睢蔡澤

建茶

蘇白

帷帳

前輩志節

常平

畏說

秀州刺客

族譜引

德行科

忍事

二罪人

物無小

江月句

救荒

于寶

字義

詩勉邑宰

簡易

大乾夢

卷之四

詞科

對壘

買硯詩

朱文公詞

誠齋退休

竹夫人制

舉留郡守

男子婦人拜

唐子西詩

西湖長

陸放翁

透脫

李勤

孤雁獨鶴

鄧友龍使

紹熙內禪

罵尸蟲文

制置困武臣

馬謖

清廉

春秋書國滅

席地

蝶粉蜂黃

戒色

小官對移

試進士見燭

卷之五

相字音斷

格天閣

易六卦

放魚詩

杜棕范文正

詩詠蟋蟀

人事天命

涪陵樵夫

胡忠簡碑

秦誓

荆公見濂溪

呂秦牛晉

景公顏子

誅罪

學仕

寶臣

饑寒

無垢廷對

浦鷗

蘇後湖

僂儻

釋鼓

讀書

松石

取守

鷗雁

石牛洞詩

扈載

神形影

李方叔

韓柳歐蘇

使虜辭樂

賀和戎表

士卒畏愛

卷之六

玉山詞章

作文遲速

象郡送行詩

廉賈

容南遷客

宰相罷

紫敗素

王梅溪

太子參決

師友制服

斬檜書

簡齋詩

伯夷傳赤壁賦

留後門

十銘

詩用字

付與天地

讀易亭

漂母

猴馬

經界

南軒諫虞丞相

朱文公論詩

稅沙田

鶴林玉露目錄畢

鶴林玉露卷之一 天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解經不為煩辭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釋烝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粲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為煩辭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呂成公之書解亦但言其熱鬧而已蓋不滿之辭也後來文公作易詩傳其辭極簡

此條諸本無商本補遺

手寫九經

唐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灑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終始如一自

商日本 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嘗御書漢光武紀賜執政徐俯曰卿勸
朕讀光武紀朕思讀十遍不如寫一遍今以賜卿聖學之勤如此

此條諸本無
商本補遺

倒句

史記張儀論韓地險惡曰民之食太抵飯菽藿羹商本作羹藿此倒句也
昌黎文春與猿吟吟秋鶴與飛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亦此類

此條諸本無
商本補遺

如字訓而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
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東坡得古鏡背有銘云漢
有善銅出白說鄧楊取為鏡清如明皆訓如為而也此條諸本無說
鄧有商本補遺

汴州詩

昌黎汴州詩云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

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原本誤作
師據昌黎

集改商本
與集同何為汴州之亂留後陸長源遭殺作也方董晉帥汴昌黎

在幕中晉專行姑息知軍驕難制變在旦夕且死遺戒喪商本無
喪字車

速發及長源代之繩以嚴急軍果亂官屬多死之昌黎隨晉喪已

去汴獲免夫長源固失矣晉不能酌寬猛之中潛消事變乃以姑

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產後來之禍又不能先以一語忠告長

源烏得無罪昌黎在幕中蓋亦與有責矣此詩末句似有愧於中

而為自解之辭此條諸本無
商本補遺

丑父紀信

左氏傳鞍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丑父與公易
位為晉韓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而逃韓厥獻丑父郤
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
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與

紀信詐乘漢王之車以免高祖者何異晉宥丑父而楚焚紀信項氏之不長也宜哉

此條諸本無
商本補遺

因讒賜金

張魏公貶零陵有書數笈自隨讒者謂其中皆與蜀士往來謀據

四

商本

蜀之書高宗命遣之

商本

盡錄以來臨軒發視乃皆書冊

雖有尺牘率皆憂國愛君之語此外唯葛裘布衾類多垢敝上惻

然曰張浚一貧如此哉乃遣使馳賜金三百兩秦檜令宣言于外

謂賜浚死門生從者聞之垂泣告公公曰浚罪固當死若果如所

傳朝服拜命就戮謝國家可也何以泣為問使者為誰曰殿帥楊

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誠欲誅浚必不遣

其子來已而使者拜於馬前乃獲賜金之命公之在秦也開幕延

賢鑄銅為印形迹似稍專故有以來讒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

明又賴賜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賢乎

此條諸本無
商本補遺

世短意多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爾

此條諸本無
商本補遺

茲為年

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註云茲年也公羊傳云諸侯有疾曰負茲註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古詩云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左氏傳五稔杜詩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此條諸本無說
邪有商本補遺

落帽

桓溫雄猛蓋一時賓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禰正平褻服搯搥媢侮曹瞞之意陶淵明嘉之甥也為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順商本脫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溫何也溫嘗從容謂曰人不可無執我乃能駕馭卿亦頗有相斬之

意辛幼安九日詞云誰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參商本誤軍華髮莫倚
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意謂嘉不
當從溫故西風落其帽以貶之若免冠然此條諸本無

四勝

周瑜赤壁謝安淝水寇萊公澶淵陳魯公采石四勝大略相似杜
牧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亦著矣謝安圍棋別
墅真是矯情鎮物喜出望外宜其折屐澶淵之役畢士安有相公
交取鶴盜官家之說高瓊有好喚宰相來吟兩首詩之說則當時
策略亦自可見天發一矢胡無酋荆公句意與杜牧同采石之師
若非逆亮暴急嗜殺自激三軍之變亦未驅攘是時亮雖遭戕商本無
虜師商本無北歸紀律肅然無一人叛亡此豈易勝之師乎朱商本無
文公曰謝安之於桓溫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爾要
之吳晉乃天幸宋朝真天助也此條諸本無

兵粟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二語用兵者所

當知此條諸本無說

守城

守城必劫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尤數十萬衆是劫寨
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爾此條諸本無說

三事相類

諸本無作
籠東二字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
之晉王麻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
永訶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
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背曰籠東上聲○夾注軍士汝曹主
何在而尙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
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愬進兵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

淳熙中

原本及諸本淳熙上均
有宋字依地集例刪

范至能

原本及諸本均作至
能案宋史作致能

北使

諸本作北使 孝宗令

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反

諸本

侵地至能奏曰茲

事至重合

諸本無至重
二字合作須

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

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為一書述

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

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

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

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

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羣臣咸

諸本

不平議

羈留使人而虜

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於

諸本

國書中明報仍先

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

聽事須審處邦乃孚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

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

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漚浮

諸本作浮漚

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

乳不

常調官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

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天象

鄭注召對浴堂門彗長三尺韓琦賜第集英殿雲見五色君子小

人之進天象昭昭如此

此條諸本無
商本補遺

官省錢

五代史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為陌

本謝

章每出錢伯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為官省錢者自章始然

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猶諸本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本原本及諸本作宋從商本改下同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即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兩諸本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彊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一隊置隊諸本無置隊二字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

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

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原本

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諸本改

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

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以為國上付公以北

門當盡力報國要軍原本誤作共要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

仗節而死爾郭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文鑑

孝宗命呂成公銓諸本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儲踰年成

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撰序云建隆雍熙之際其文偉成平景

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維體制互興

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為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

不以為然謂伯恭無諸本先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

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尙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况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艸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珠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甯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作謝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

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原本誤作兵從讀本改宗卿詞云千古江山英雄謝本林本無英雄二字

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艸樹尋常巷

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原本及諸本元嘉均作元家子三字

州路可堪回首佛原本誤改佛從讀本改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

矣尙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

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夫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

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

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昌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

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

德

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范字范諸本無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利市

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左氏傳鄭人盟商人之辭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此條諸本無說
郭有商本補遺

誠齋謁紫巖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紵本原作抱當是推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誤從諸本改語終身厲清直原本作直清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諸本議諫本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

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光謝本尚本宗亦曰楊萬里也諸本無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前輩勤學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味爽輒執諸本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仕宦歸故鄉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原本誤作宗公葬焉所謂灌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裏事禱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

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
 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
 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餘他日
 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
 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原本無觀字從諸本補於其
 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
 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
 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原本作周從諸本改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
 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穎昌山水作思穎詩退休竟
 卜居二字諸本誤作不商本作老焉前輩議其無回首傲廬息間喬木之意近時周
 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
 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鐵拄杖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能睨視嘗游後苑偶忘
 携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
 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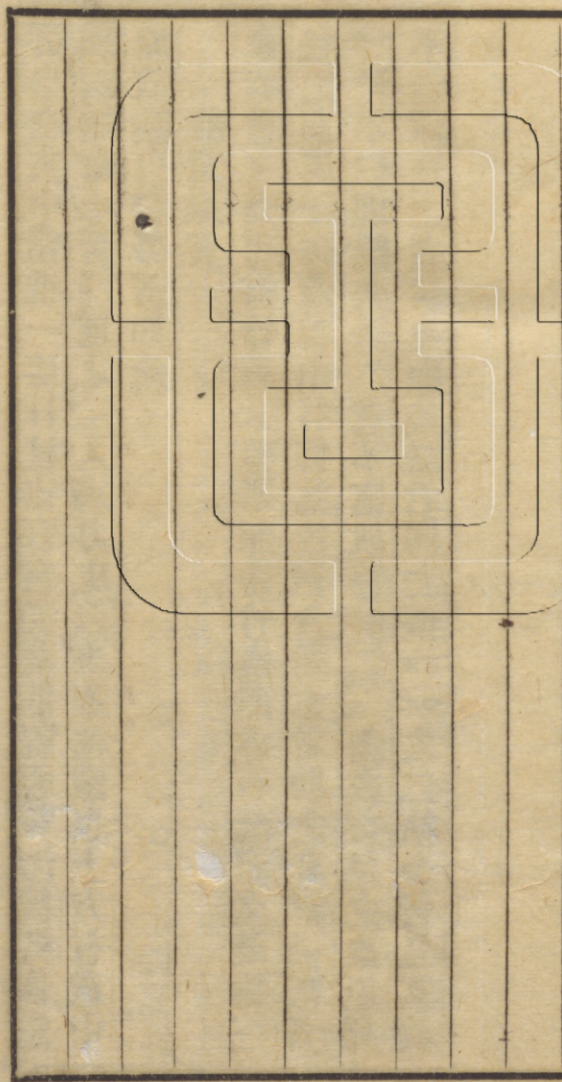
蘇黃遺文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去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
 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者
諸本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執難二字諸本獨成百足之蟲至死
貴本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振諸本之二帖余皆見其真
 跡坡谷集所不載

池鷗

太學蘊原本作蘊從諸本改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
 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
 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鶴林玉露卷之一終



鶴林玉露卷之二 天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承諸本無承字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原本誤作詞從諸本改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遺除節鉞人謂公必不帥制而公竟帥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魯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兩諸本無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爲而歸其賄魯國何爲而考其官今也歸賄而不嫌賈亂之譏考官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爲君也桓將爲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原本作罪從諸本改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之諸本無之字矣何爲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姦富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爲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貨色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孫吳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孫子似孟子此條

諸本無說邪有商本補遺

子弟爲幹官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五哥嶽廟諸本五哥二字在欲爲下無嶽廟二字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遂司只有使

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
辦之責下無吏民竊伺二字諸本之憂而州縣守令執反出已下可
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愆然愚意以
爲可且爲營一稱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
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
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卽平
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章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
傅章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
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
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
夫人猶母云

筭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

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
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
羹豆飯飽諸本無後啜茗茗一盃偃臥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

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

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

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

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

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

日讀本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鄰讀本誤酒熟愛

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

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

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時
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
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
過識者稀猿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樵諸本誤路薄暮歸來雨
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秋諸本
春作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
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總朝權西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
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
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窺原本作窺不能平義康旋

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
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
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
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
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耳觀此賊檜之姦可見原本無以上八
字從諸本補

郎當曲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
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
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
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
當也諸本無明皇愧且笑

劉錡贈官制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
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
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
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
其立意措詞貴於諸本無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廬州之變

紹興中原本及諸本紹興上有宋字從地集例刪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
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
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
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
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
歸虜得書疑瓊分原本誤作公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
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傍林本商徨而先公方熟寢

鼻息如雷先公心法如何可學諸本無以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弟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卽吾
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
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
催桃李留得疎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閒
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薛客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
大魚乎網不能上原本作止鈎不能牽原本誤作竭而失水則螻蟻制
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有失齊雖隆薛之城
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
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士以言語為治世道諸本無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賀雪表

黃伯庸原本誤作廣從諸本改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臥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嚙羶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彊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

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盃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彊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窮俛二字諸本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必

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無一時不術也謝本林本脫以上六字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而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然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寧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心脈

敖器之善察脈常言心脈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以謂余曰此非論脈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

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鞍謝本林本誤作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聞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謂諸本不修文學而性明諸本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鷲猛之大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呂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諸本有人字如此人主于何而辨之諸本作人主何以辨之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仇離擇

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徧
擇羣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
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
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何所不
有如此三字 楊誠齋詩四字諸本作 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
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金一作青 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
桃花却作諸 豈本 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瑯漢初沛邑
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謝本林 百拜百不
磨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
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掄一作掄 華胥別是一
天地醉鄉何嘗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盃

二蘇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

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
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太師
諸本無以 學者諸本學者 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
上四字 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
絕編楚辭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橋頌編
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了翁孫女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
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
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
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粹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

行已用世規模須是作諸本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識士爲難語本脫以上四字卞和之識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爲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嘗語本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大算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個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

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晚學

高適五十始爲詩本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牢裹烏紗

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好人好事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做作諸本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做作諸本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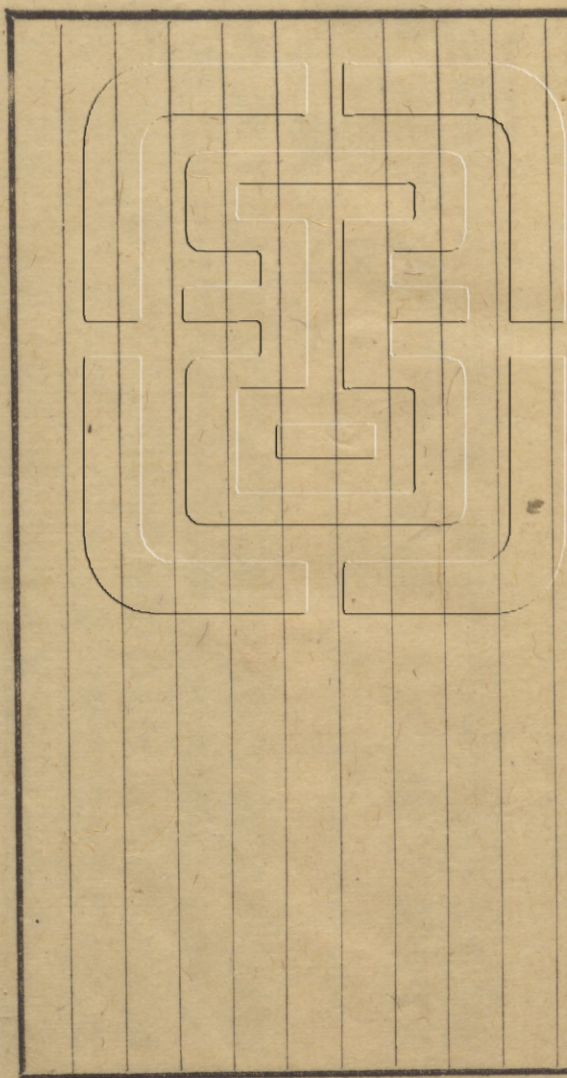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著盡著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費將以作諸本何爲羣兇不聽以刃脅之電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

陰求貌類己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糞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曰東兵既退謂諸本作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甯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謂諸本有也

制詞失體

嘉定間原本及諸本嘉定上有宋字從地集例刪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動德如韓魏公荆公艸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願言二字謝本作欲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鶴林玉露卷之二終



鶴林玉露卷之三 天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慶元侍講

慶元初原本及諸本慶元上均有宋字從地集例刪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欣然

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諸本無來他日

請問謝本林本作他日文公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

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彊而力行之退謂其徒

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

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

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

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

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

爭留作諸本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卽上章攻侂

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原本誤作上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

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

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

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爲不止如宗

良而諸本無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

臣尙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尙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

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執可知矣上甚嘉納

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

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

四人兩人罷一人憂諸本無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

好其晚忽降作諸本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

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侂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

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熒燭清坐

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

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

聞之深悔作諸本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正甫草

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

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原本無雜字一毫從己之欲真能寫出

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

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

執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人又以

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本林本商所擇耳子思孟軻作諸子本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諸本脫以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云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諸本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諸本有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諸本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

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吁

諸本作

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

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原本誤作天從諸本改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以諸本無聖

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劾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

者咸以為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為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絲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欽然法度中可以為人矣然世之作偽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

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效
前輩打破諸本有一字敬字以爲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
乞加懲絕者一世傑特本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
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
僕作語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
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卽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
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
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見面盜背臨淵履冰以僞自蓋
者能之乎高視闊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
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
故其敬不可僞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
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僞爲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表

紹熙原本及諸本紹熙上有宋字依地集例刪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
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爲謝本林本無爲字諷字
字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
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
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
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加害諸本作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
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
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
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
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麇矣孰爲世間無
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
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
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
案張南軒集有草字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案之集不盈把惆悵暮忘
饑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
菱舟云散策下亭舸諸本作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
浦六詩閑諸本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
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于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
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
所與諸本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

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諸本林本作澹以詩送之
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
中字彥柔以啟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
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
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
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宰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祕
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齡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
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諸本無吉水二字縣江濱有石材廟
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矣諸本無矣字太
后驚寤諸本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
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

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左氏傳佞人來矣正謂逐客事見海
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惜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謝本林本無班字商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一膀春風放千人莫羨榜頭年十八舊春過了有新春以上三十五字

謝本林本無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

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用作能本巢神仙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敢死泝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諸本有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諸本無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

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學諸本無紹興間張登爲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日字諸本日字二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人諸本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字諸本無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雎蔡澤

范雎蔡澤皆辨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坦雎幽險詭祕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雎至其所以

告雖者皆消息盈虛諸本作虛實之正理雖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釋位二字諸本作退澤爲秦相數月即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雖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曰江清原本作晴從諸本改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

視浩然爲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

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原本及諸本均作宋

依地集例疑當作國字或我字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漕閩乃

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爲物

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皇祐間原本及諸本皇祐上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

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謂本誤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

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

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

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

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

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

木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

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斂之於富厚諸本之家

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
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蘇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是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
天醞籍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
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颿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于寶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
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
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紹興原本及諸本紹興上有宋字依地集例刪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
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

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

字義

壽皇原本及諸本壽皇上有宋字依地集例刪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

龍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蔗

橫諸本瘞之曰他時節節皆生公悟曰蔗草之庶生者也諸本作蔗之夜切庶

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

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
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
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汗脩門正名
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
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瓿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爲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

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薊城距諸本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勝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勅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薊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坊諸本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豔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解其衣冠四字諸本作其衣三字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脩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尤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

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云諸本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惺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耳

簡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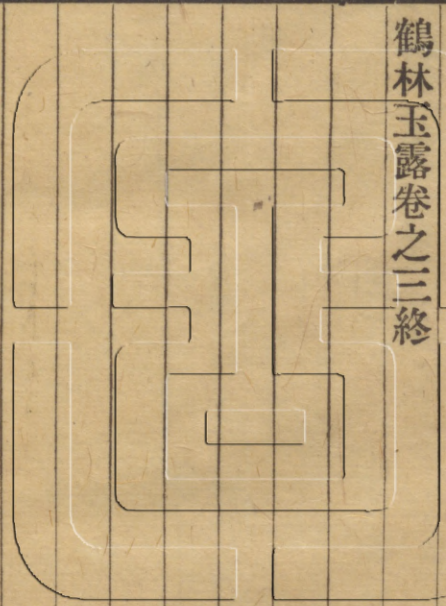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何則二字諸本無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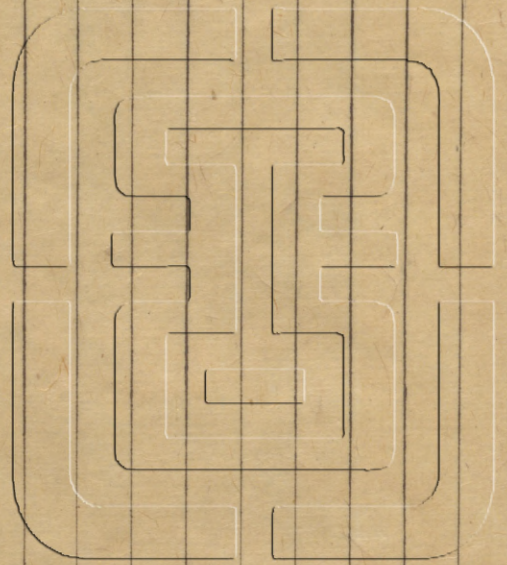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謁夢諸本作夢謁大乾夢懷刺候謁廟應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諸本友相勉為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跽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

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鶴林玉露卷之三終





鶴林玉露卷之四 天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詞科

嘉定間原本獨此年號上未加宋字與諸本同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自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啟事諛詞雕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盧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仍請本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

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
共爲一場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
說遂不果諸本無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
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
乎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日作時本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

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巖見之曰廷

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
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

李勣臨終二字諸本無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
必先搥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西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
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
至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爲敬
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
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
以勸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爲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

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作諸本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

書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

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洶諸本生蛟吼鼉鳴家人

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

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還諸本脫還字又詩成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
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
晚昏鴉已滿林似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尊本諸
誤作查喧競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
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
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
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也諸本脫也字不須採藥訪神仙惟
寡欲以為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
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謬為余言其所居與文

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
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
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
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
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
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隳括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虜

原本脫處字從諸本補

嘉泰中原本嘉泰上有宋字從諸本刪鄧友龍使虜原本作金從諸本改有路驛吏諸本使本夜半求見

者具言虜原本作金從諸本改為韃之諸本無之字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

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嘉諸本喜厚賂遣之歸告韓諸本無韓字侂胄且上倡

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

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

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

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

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尺徐靈暉贈公諸本無詩云清得門如

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原本有宋字從

諸本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

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

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矣

諸本回矣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到落花前天地為

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

月清風

紹興內禪

紹興甲寅原本紹興上有宋字從諸本刪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

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建儲事宰相袖進

取旨諸本作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

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

上不能喪羣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

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諸本無急還內諸本作

袴絨為裂四字諸本無時中外訛言洵洵或言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輩諸本

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侍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

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乃令閣

門原本諸本均作閣門今改正蔡必諸本脫勝潛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壽聖

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帥郭杲敕宿衛起居舍人

諸本會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禪祭壽聖引宰執至諸本作

人作耶至字無 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

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必勝二字諸本無

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斬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定侂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言曰此事侂胄頗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胄侂胄未信謁忠定以探

原本誤作探從諸本改

其意忠定悍然不交一談侂胄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

於是邪心始萌謀諸本誤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說郭變本作夫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廈原本及諸本作夏從說郭改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原本作割從諸本改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徂伺隱隱上謁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原本誤作羅從諸本改羅咎謫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不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在聲善實狠若共兇少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曉曉上訴也亦非以讒故經句○夾注二字諸本無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嚼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

至踵未能無而熱汗下徒憎其不爲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舉劉郡守

張宣公

原本表上有宋字從諸本刪

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

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

文于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啟告閭閻之

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

守上謁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嘉定間

原本嘉述上有宋字從諸本刪

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

大夫無可使遂用許請本誤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

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幕客杜

子楚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也請本實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

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爲之楊沂

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瓌請本誤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爲之不特制置

使可爲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爲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

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

今若就加本等請本本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

其地遽易以清班彼必請本無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

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

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嘗請本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

贍有壬人教之以依朝廷樣式請本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

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

全爲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朱文公云

原本朱上有宋字從諸本刪

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

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卽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諸本誤戰爲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執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誅必林本商本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爲尤

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作諸應意本尙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作諸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羣也須每本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鈎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蠱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蠱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

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
 禹將受代有俸錢七十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
 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錢諸本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
 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
 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晉作諸本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
 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
 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黃緣新
 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詞瀧吏作史本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
 裏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冰朱絲絃二
 詩送之林自知作諸本和本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有芒屨又一本
有作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榮羹真西山入對主
 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曰諸本無臣昨所
 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艍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

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之諸本無廉吏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
 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
 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
 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
 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
 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秋字以下十九字歸者既無死難之
 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諸本誤
 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
 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

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人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原本有宋字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

亦有如李太諸本無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為諸本

無為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麗語

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

狼功名不遺斯人了無奈和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為之太息臺評

効之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

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為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

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

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

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則諸本去履轆左氏傳褚師聲子轆而登席

衛侯怒其無禮如簠簋蓮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

原本誤作聖像巍然高坐而諸本無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

從諸本改先君嘗過鄭國二字諸本無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為席而坐於地先

聖像設亦宜倣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

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為宮粧且以退為褪誤矣余因

歎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諸本有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

可臆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諸本無好字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為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吾諸本古本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諸本無矣字豈不快哉此間原本作則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諸本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更做諸本作便作蒼長壯丁

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作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在諸本無在字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寢飯諸本席本安矣況於一升諸本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而諸本障屋霪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謝本林本無之字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缺諸本快於考功謝本林本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商本夾注云考功官衙盛山地名也林本

同未修本仍無

試進士見燭

唐人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士見燭之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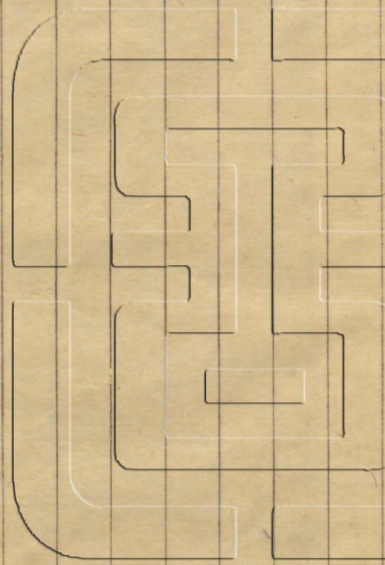
試進士例許用書册兼得通宵

原本作霄從商本改

蓋亦不禁懷挾矣

此條諸本無商本補遺

鶴林玉露卷之四終



鶴林玉露卷之五 天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相字音斷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斷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原本有宋字從諸本刪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

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詔事撻辣傾心爲之用兀朮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遁知南軍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紿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首進語本首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

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

原本作起

從諸本改

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原本誤作錄

燭照蛾

請本

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卽與

改秩蓋其胸中有懷故特喜此諛語請本以爲掩覆之計真猾夏

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

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

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王尙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

密奉虜謀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

嘗追削嘉原本誤作喜定和戎旋卽牽復是可嘆也諸本有檜初歸一節中興遺

本且另行爲一條疑此非原書之文乃後人所批注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

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每在於衽席盃觴之間而詔詔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杜惺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原本誤作宦從諸本改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原本誤作徵從諸本改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惺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惺謂公慶及兩樞

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

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原本有宋字從

諸本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

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

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欲舉法三字諸本無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

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

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

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

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惺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

身具五刑以死為大臣者可以監矣建炎維揚之禍二字諸本無建炎下有劫字諫

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己豈可歸罪股

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

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

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張文潛云原本張上有宋字從諸本刪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原本王上有宋字從諸本刪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盡作諸本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東坡曰知命者必以上十八字諸本脫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

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捨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捨捨惟捨故達達是智捨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捨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周益公原本周上有宋字從諸本刪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爲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

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諸本誤作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爲真原本誤作其從諸本改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

其勢也及歷聘無

作諸本

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

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

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

傳曰賂秦伯以河外

原本誤作內從諸本改

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

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

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

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

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

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

存而

作諸本

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見濂溪

王荆公

原本王上有宋字從諸本刪諸本並無王字

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

而三辭焉荆公志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

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爲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爲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氏滅郕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元帝紀便書明牛氏

以上八字諸本脫

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

爲利往天下嘻嘻皆爲利來音離吁可哀也哉

誅罪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楮而穎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以諸本無以字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渭水盡赤血流波道者諸本作彼臨渭論四渭水盡赤者獨何爲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爲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氏倚相之道諸本訓典作通本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爲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本原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不知

作盼子當由形誤今正蔣本作盼子

諸本誤 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
不亡者幸也

饑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爾此
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
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諸本有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紹瑞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
策曰闕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闕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闕寺不
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

使無他事亦自饒美奈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
羽而點春苗爲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未言海鷗之
曠逸清影儵然不爲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
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
鷗也

蘇後湖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
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爲吾家養直作此詩
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原本有宋字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
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弈徐
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着
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
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功諸本無利

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僂羅 嘍囉上耶侯反下夏何反方音猶黠
慧也○諸本作僂羅無夾注十六字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俗言狡諸本無猾也歐史閒書俗

語甚奇

釋豉

韻書釋豉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讀書

北魏王

原本作王
從諸本改

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

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言非讀書不足以應事也然新法之害豈不讀書之過哉其過正在於讀書也夫書不可不讀尤貴於善讀方荆公與諸君子爭新法也作色於政事堂曰安石不能讀書賢輩乃能讀書已上自
已多起

七十八字
諸本脫

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

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臯夔稷契有諸本無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的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巖岫倚雲端
獨立作諸上本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
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
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
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勦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
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
士之嘆古今一也

鷗雁

吾郡陳國材詩曰紅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雙鷗周益公楊
誠齋盛稱之此條諸本無商本補遺

石牛洞詩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
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
藝羣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
亦收此篇

扈載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
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
曰非不知扈載二字諸本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

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
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
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
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必大乎
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爲之一笑

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指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諸本無矣字

李方叔

元祐中原本元祐上有宋字從諸本刪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

令叔黨持與五字諸本作今逢二字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頌章子

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

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折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所諸本無所字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蘇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韓有與李翊論文書以上十三字諸本脫柳有與韋中立論文書諸本脫書字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

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

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

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漢東二字林本商本作於破

筐中得韓文數册讀之始悟作文法以上十六字東坡雖遷海外亦惟

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字

諸本無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韓

柳所無也以上七字

使虜辭樂

光堯之喪原本光堯上有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

報謝使諸本有康元虜錫燕汴京諸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

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

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

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

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

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

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

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未

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淹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

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對

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

上喜謂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賀和戎表

嘉定和戎原本嘉定上有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

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

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呢呢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鶴林玉露卷之五終

鶴林玉露卷之六 天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玉山詞章

汪聖錫

原本注上有宋字從諸本刪

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

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養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

世尚繼汾陽之休無兢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瑀鑄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字作諸本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劇目鉅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迤邐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鬪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臥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孟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

原本有宋字從諸本刪

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

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

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

盍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吁江杜來詩云廬陵

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畧同有書莫焚稿無恨

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

明宮噓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

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

窮先公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

齒頰皆冰雪肯怕南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

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

博學能文懷

諸本

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

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
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
郎官原本脫官字其一子洪舜俞紳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
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
哉爾風裁峭潔志槩激壯絲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
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諸本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
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
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焉悲悔何及陟階員外
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貨殖原本作殖貨諸本同案史記作貨殖亦然無作殖貨者今正之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
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貪
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

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
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爲之經營於
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爲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爲取
則亦商賈之雄也諸本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
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
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由是舟船堅好漕運
無虧足以佐唐之中興以上十七字諸本無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
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
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原本有宋字紹興間對策鯁直
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
宰是邑帥諸本無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

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
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
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爲
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爲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爲之請
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據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
官遂爲立祠於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
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
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
州死焉因併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勾漏洞天
記載容州志

宰相罷

陳應求原本陳上有宋字從諸本刪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
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爲相多引蜀士

及罷相有爲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
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
然此爲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
借溫太真之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
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
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
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
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專
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爲御史首彈史

諸本特

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爲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爲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王諸本無十朋忠義謬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避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不堪二諸本作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而諸本無又置參決是國有二諸本有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嚮諸本作背之心生嚮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

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大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華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本原諸本改作子從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謝本林本誤作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師友制服

胡澹庵爲商本有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爲張無垢制友之服此條諸本無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原本有宋字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二十諸本作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書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諸本有遺字值靖

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南風又落

宮南論本作南宮木老鴈孤鳴漢北謝本商本洲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

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

稍傳荆渚路歧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商本誤作爭臣龍沙

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原本無皆字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

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

若未免於諸本無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

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

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則諸本無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

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似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

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

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

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怨諸本無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

之雖天地曾不能以諸本無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

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

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

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原本有宋字高宗親征行次姑

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

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

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
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在作本福唐若除閩浙江淮
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卽我之後門
也元鎮大以爲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鑿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
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卽置之死地而後二字諸本無生矣諸本無豈預留後
門哉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以上十二字諸本無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甌持
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光宗原本有宋字從請本刪卽位謝良齋爲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
競競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
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
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
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諸本同

日問諸本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
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
馭輕輕動爲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辰箴又作勸農詩
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
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
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
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編新衣秋米白飯鷺鴨成羣猪羊滿圈官
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謝本幾謝本千謝本萬謝本詞旨平易足以諭
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
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
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

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掛闌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足以識

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胯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暗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眎信逋反噬其躬作駮本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原本作侯從諸本改部頭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

不能無小擾但以爲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爲之
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
可行矣原本有宋字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原本
誤作說從事後田稅均濟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
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
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願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
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
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
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
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
土封底工夫而原本無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
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知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
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

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
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
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林本商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
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
也諸本無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
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
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
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并甫并甫本諸
不疊并甫二字曰先丞相諸本有平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
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

某服矣諸本不疊某服矣三字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

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

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

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

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世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遺興衛世塞潼關石濼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

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兀無餘味也○以上夾注論本均作正文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

則其詩不期於諸本無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嚮背

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

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

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嶠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患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窗幽臥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

作又可概見矣

稅沙田

孝宗時

原本及諸本字宗上均有宋字從前例刪

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

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

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

諸本如

沙漲之

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

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

至此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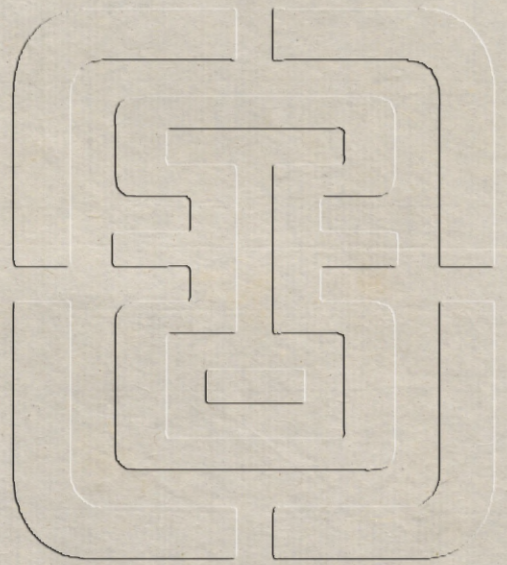
諸本無

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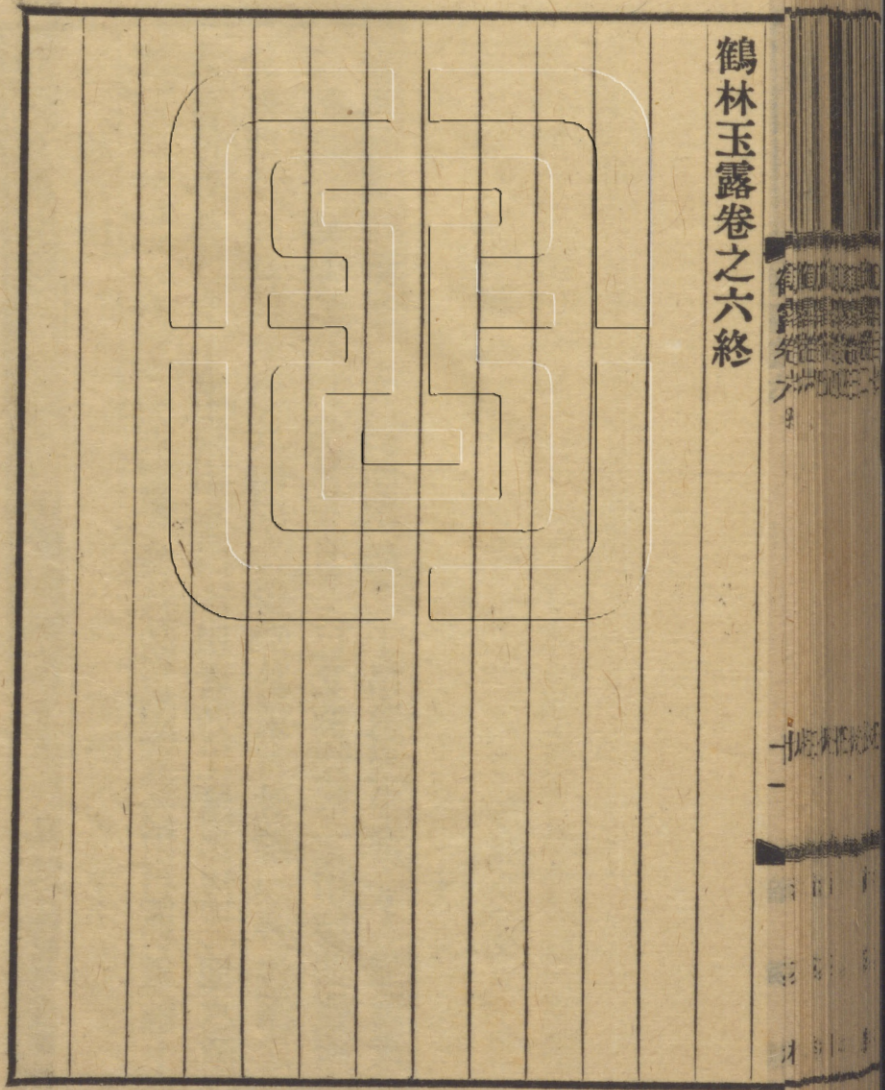
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

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顛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

則爲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爲衰世



鶴林玉露卷之六終



有鶴林玉露卷之六終

十一

...

